

卡扎菲
和
利比亚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扎菲和利比亚

上海人民出版社

卡扎菲和利比亚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6.75 字数 130,000

1974年3月第1版 197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0

统一书号: 11171·64 定价: 0.54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穆阿迈尔·卡扎菲，自1969年9月1日以“不流血”的军事政变上台，任利比亚的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以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人物。他声称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在国内，则竭力反对共产主义，而按照他的所谓“具有独创性的、介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国际理论”，积极推行“社会主义”。在阿拉伯世界中，他提倡“泛阿拉伯主义”，主张首先由几个阿拉伯国家组成联邦，逐步实现整个阿拉伯民族的统一等等。

西方评论家和记者对卡扎菲其人其事议论纷纷，报刊杂志上对他的国内措施和外交活动更迭有报道。虽然，他们对卡扎菲的评论往往自相矛盾，或毁或誉，都不能对卡扎菲作出正确的阶级分析，但是在另一方面却也提供了一些可资参考的材料。

本书就是从西方报刊杂志如《时代》周刊、《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国际事务》、《中东国际》、《新中东》以及埃及《金字塔报》和《埃及邮报》等十多种报刊杂志中，选译三十余篇报道和文章略加分类编次集成的。除书名和分类标题系由编译者所加以外，全部都是译文。本书第二部分所附的《利比亚革命领袖论利比亚革命》，译自美国《中东杂志》季刊1970年春季号，题名和标题系照原文译出；《利比亚简史》则节译自《中东与北非1972—1973年度年鉴》，目的是便于有关方面了解一些利比亚内政、外交与历史的概貌。

1973年12月

目 录

一、1969年9月1日的“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1
二、卡扎菲的出身经历与政变上台.....	10
三、关于卡扎菲的性格、作风.....	25
四、国内措施.....	37
1. 消除殖民地痕迹：撤除外国基地、禁止 使用外国文字.....	37
2. 用“沙里亚”代替法律.....	38
3. 政治组织、军队.....	43
4. 着手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	49
5. “自由、社会主义和统一”.....	52
6. “第三国际理论”.....	58
7. “人民革命的五点计划”、“文化革命”.....	61
8. “妇女问题”.....	79
五、外交活动.....	82
1. “泛阿拉伯主义”.....	82
1971年的埃及、叙利亚、利比亚三国联邦..	82
1972年协议成立埃及和利比亚联邦	86
“向开罗进军”.....	88

2. 支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斗争, 反对以色列侵略者	101
3. 与阿拉伯和非洲其他国家的关系	107
4. 与英、美、意、法、德等西方国家的关系	115
5. 与苏联的关系	121
6. 石油战	125
7. 在第四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	130

* * *

利比亚革命领袖谈利比亚革命	133
利比亚简史	177

一、1969年9月1日的 “不流血”的军事政变

.....

1969年8月最后一天子夜以后，班加西附近的一个利比亚军营里，一批青年在开会，坐在他们中间的是穆阿迈尔·卡扎菲上尉。

这次会议是开始进行革命、实现利比亚青年专心致志彻夜不眠的巨大梦想之前的最后一次会面。在8月31日最后这几个小时里，这些青年围绕在卡扎菲上尉的身边。

会议后，当地仍是夜色深沉，军营却充满着生气。每个军官都到约定好的岗位和地点去了，他们与自己的兵士会见，向他们发出指示，把武器分给大家。

天刚蒙蒙亮，一批军官和兵士出发了。半路上，这一大批人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人去班加西；另一部分人去城周围的军营。

到班加西去的目标是占领广播电视大楼、电话电报大楼和所有的政府机关。

到城周围军营去的目标是控制机动保安军的据点，这支保安军基本上专事镇压，装备有最现代化的武器、设备和通讯器材。

穆阿迈尔·卡扎菲上尉带领着进入班加西广播电视大楼的人。当穆阿迈尔和他的同志到值班广播员室时，他要广播员播送军乐曲。广播员惊惶不安，放了歌曲而不是进行曲。接着播送的进行曲又少于要求的时间。当卡扎菲要他为革命的第一篇声明录音时，广播员的语调显然惊慌失措。穆阿迈尔·卡扎菲不得不亲自读第一篇声明。

这次突然的行动震惊了全世界，宣布了利比亚革命的发生。

.....

谁曾相信革命在利比亚爆发？

利比亚革命的爆发可能要比1958年伊拉克革命的爆发重要数十倍。1958年的伊拉克革命被认为是对阿拉伯地区的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猛烈打击之一，因为它直接指向了巴格达条约的心脏。

尽管如此，利比亚革命却要重要数十倍。

因为利比亚是阿拉伯石油海洋中最重要的宝库，在阿拉伯地域中最重要的外国基地所在，又是美国对地中海控制战略的基本支柱，还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进行炮兵和装甲兵演习的训练地。

除此而外，据猜测，旧制度得助于毫不容情的保安机构而固若金汤；还有，全国人口密集，不便于群众的发动；再加上中心地区本身四分五裂和支离破碎。

也许还得说，所有这些因素使利比亚成为一个在阿拉伯斗争行动面前门户紧闭的领域。可以有把握地说，

没有一个阿拉伯政府、阿拉伯政党或活跃在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集团，不对利比亚发生的事件感到十足的意外。谁佯称不是这样，那他在欺骗事实和历史之前，首先欺骗了自己。……

有许多心怀善意的人想象不出利比亚本身发生革命的可能性。在他们的想象中，这整个国家都沉浸在富裕之中。

这是一个年产石油约十亿埃镑而人口按官方统计不到二百万的国家。

然而，这是事情的表象，而不是它的实质。问题在于这笔巨大的财富到哪里去了？最后落到谁的手里去了？

如果我们满足于表象，那末每个利比亚人每年从利比亚石油生产中可分得五百埃镑，亦即是说，一般的家庭——根据衡量家庭的习惯标准，由父亲、母亲和三个孩子组成——每年可分得一千五百埃镑。这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它象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好事情一样，却没有发生！

……利比亚最奇怪的事之一是旧政府与英国签订了一份武器交易，绝大部分是防空武器。五年之内，这笔交易额达五亿美元。

在利比亚，没有一个人确切地知道耗费这样巨大的金额建立这个防空体系究竟为了反对谁。至于在英国，他们则很明白，这个问题根本上是与出了毛病的英国支付平衡相联系的。而世界上生肺病比例最高的利比亚人民却应当来治好英国支付平衡中的毛病！

……利比亚是一个在短短几年中迅速跃为石油生产国中名列前茅的国家。那里的石油掌握在最庞大也最傲

慢的美国公司手里。1967年战争后，利比亚石油的价值增加了，因为它位于苏伊士运河之西，它通向西欧的道路并不因为苏伊士运河的关闭而遭受挫折。

利比亚土地上有英国的基地，最重要的是阿德姆空军基地，它是英国到非洲交通线的基础。有美国的基地，最突出的是的黎波里附近的“惠勒斯”基地。它是向在地中海的美国第六舰队提供空中保护的主要空军基地。而且对这支美国舰队就任何世界性的海上战略来说，利比亚是它的一个开放领域，为它在这个活跃的海上提供了三千公里的海岸线。

此外，利比亚又是所有大西洋军队进行实弹训练的地方。目前就有一支数目不详的英国军事武装力量——属于驻扎在西德的来因部队——在南部进行广泛展开的装甲车战演习。同时，辽阔的利比亚土地还是试验各种新式武器的场所。

正是在现在这个时候，使这种战略方面的重要性倍增的是，美国在利比亚的基地的协定将在1969年12月提出来讨论了，因为这个协定将于1970年12月期满，协定将来如何应当在它期满前一年开始讨论。

从利比亚客观现实的既得利益者们的观点来看，利比亚是一个必须在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以其进步的倾向产生出的各种潮流面前关闭起来的国家，这是为了孤立利比亚的一切能力，不让它在阿拉伯命运的斗争中发挥充分的作用。公正地说，利比亚是曾按照喀土穆的阿拉伯支持协议实践了它的诺言的。……

由于上述的经济、战略和政治诸种方面，利比亚建立

了可以想象的最残酷的国内安全体系。

……大的石油公司拥有它们的手段和眼线。

……英、美情报局到处存在。

……这个安全体系的利比亚部分没有给偶然性留下一个意外事件钻得进去的针孔。

有军队，但对它并不十分放心。

除了军队，还有一批警察部队，它们种类很多。

第一支也是最重要的一支警察部队，按他们的称呼，叫“机动部队”。这支部队承担维护利比亚联邦的三个省——巴尔卡、的黎波里和费赞的全部治安。

这支部队的武器是现代化的和重型的。所有的坦克都归它们有，火箭导弹也在它的掌握之中，上空还有直升飞机。

还有各省自己的地方保安军，它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

令人奇怪的是，除了所有这些部队之外，还有一支“巴尔卡保卫军”。它是英国建立的特别部队，其据点常在埃及边境附近。

除此而外，还有秘密保安部队，其成员不穿特制的军服，而是穿着便服进行他们的工作。这些人在城市里有特别的地点，在某些防空洞附近有武器仓库，其中一个在的黎波里市中心一个水泵站底下的防空洞已经暴露，里面满堆了现代化的武器。

.....

然而，利比亚于1969年9月1日发生了使全世界感

到突然的巨大事变。一批年青的军官宴请忠于伊德里斯·萨努西国王的国家警察部队的高级军官。当夜晚来到的时候，年青的军官们逮捕了他们的客人。七十八岁的老皇帝不在国内，正在土耳其度假。黎明前两点钟，由于武装部队在班加西和的黎波里的活动，事变即已开始，早晨数小时，武装部队已控制全国。留在国内的王储兼副王哈桑·里达王子，当时醉得不省人事，在武装部队整整两次袭击皇宫的过程中，犹沉睡未醒。一个由青年军官组成的革命指挥委员会接管了政权，废黜国王，并宣布“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的诞生。

革命指挥委员会向人民宣布了第一个声明：

“今天，你们对社会主义的梦想，对自由和统一的梦想，已经实现。宣布你们对由你们的儿子和你们的军队——利比亚人民的军队——在你们的土地上爆发的革命的完全支持吧。

人民啊，为了你们的荣誉，为了收复你们被霸占的祖国，我们进行了革命。为了高举阿拉伯的旗帜，我们进行了革命。

利比亚兄弟，昂起你的头，献出你完全的支持，随着胜利革命的行列前进。革命万岁。光荣的利比亚人民万岁。”

声明没有署名。

下午1时31分，突尼斯收听到利比亚王储(国王不在时的副王)哈桑·里达王子从的黎波里电台亲口广播的一封信，他宣布辞去一切职务，要求利比亚人支持新

制度。下面是 12 时 50 分（利比亚时间）广播的信件内容：

“我，哈桑·里达，利比亚国王的代理者，向利比亚人民和全世界宣布，我放弃我在这个王国中的所有宪法权力，我认为这是我完全自由地提出的正式辞职。真主对此作证。

我要求所有的公民象我一样支持新制度。我要求他们不要诉诸武力。对违此而自行其事者，我概不负责。”

下午 2 时革命委员会在一个声明中宣布改革的宗旨如下：

“ 1. 所有旧制度建立起来的立法会议已被取消，从今天——1969 年 9 月 1 日——起，剥夺其一切权力。旧领导人方面任何反对革命的企图，都将受到严厉制裁。

2. 革命委员会是管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事务的唯一机构。因此，所有的政府部门、职员和保安部队从现在起受革命委员会支配，任何反对这样做的人将被处以死刑。

3. 革命委员会渴望向人民表达它建设革命的利比亚的意志和决心。源于我们的现实并且远离任何主义的社会派别的利比亚，相信历史发展的事实，这种发展将使利比亚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为一个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战斗并且帮助受帝国主义控制的国家的先进国家。

4. 革命委员会注意到第三世界各国团结的巨大意义和它们为消灭社会与经济落后而作出的努力。

5. 革命委员会深刻地信仰信教自由和《古兰经》所具有的精神价值，并且保证致力于保卫和维护这种精神价值。

……有两点具有新闻色彩。第一点是伊德里斯·萨努西国王不想——至少是在目前情况下——重回利比亚……这由国王亲自作了肯定，他发给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一封电报，纳赛尔总统将它转给了利比亚革命委员会。……国王在这封电报中这样逐字逐句说：

我亲爱的朋友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阁下。

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总统：

致以问候和敬意。谨希望总统阁下向利比亚革命主席斡旋，以释放被扣在的黎波里的我的女儿萨利玛（被长期不育问题苦恼的国王的养女——原注）和我妻子请来的秘书西赫尔小姐，用飞机送给在希腊的我们。

我向阁下肯定，所有关于我们决心回利比亚的谣传，都是不足为信的。

深谢总统阁下。

穆罕默德·伊德里斯·马赫迪·萨努西

开罗将国王的电报转给利比亚的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决定接受纳赛尔总统的斡旋。纳赛尔给国王发了

一份答应他要求的回电。

第二点，阿拉伯和世界报纸在根据同一来源报道时都有一大模糊之点，它们都说利比亚革命的领导人是“萨阿德丁·阿布·舒韦里卜”上校，这是不仔细的。这也许是一种想当然，产生于新的革命委员会最初颁布的决定中，有一个让“萨阿德丁·阿布·舒韦里卜上校”重服现役——他在许久以前已被革职——并且任命他为利比亚军队参谋长的决定。

其实，利比亚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一个二十七岁的青年军官穆阿迈尔·卡扎菲。他与他的一批基本伙伴，年龄都在二十岁到三十岁之间。在这方面，他们就象他们所进行的革命一样，是阿拉伯革命发展中令人惊奇的现象。生动地体现了阿拉伯民族主义运动所能提供的最卓越、最美好的东西。

二、卡扎菲的出身经历与政变上台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革命指挥委员会主席穆阿迈尔·卡扎菲，于1942年生利比亚滨海城市锡尔特和费赞省的省会塞卜哈之间的南方沙漠的羊皮帐篷里。他的父亲是一个贝陀因人，属于柏柏尔的一个叫做卡达发的小部落，是一个漂泊不定的种植大麦的农民和牲畜饲养人，现在仍然住在帐篷里，穿着长袍，光着脚走路。穆阿迈尔·卡扎菲的童年生活十分俭朴，是在饱经意大利人蹂躏利比亚的暴行中长大的。“甚至我的父亲和叔叔都曾经被判过死刑，而在最后时刻才获释的，”卡扎菲这样说。“我的祖父作为意大利人的受害者，死于1911年。”

卡扎菲非常聪明，因此，他的父亲省吃俭用，借了钱送他到锡尔特的穆斯林学校去读书。到了他在塞卜哈读高中的时候，他组织领导了多次支持纳赛尔的示威。1956年苏伊士运河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才十四岁，但就在这时，他下了决心，要把利比亚的国王推翻，他认为国王是英国人的应声虫。“我们应该加入军队，”卡扎菲对他的同学们说。“这是搞革命的唯一道路。”

他追溯他的政治觉悟开始于五十年代后期。他说：“发生了许多事情，阿拉伯民族主义爆发了；1956年苏伊士运河被埃及收归国有；阿尔及利亚为独立而战斗；伊拉

克君主制被推翻了。而在利比亚，什么也没有发生。我们只有一个老皇帝，一个愚蠢的王储和一个腐败的政府。”

卡扎菲的那一段容易接受影响的时期，是在与世隔绝、只能听到开罗电台和纳赛尔的声音的情况下度过的。那时他因为参加了反对拆散叙利亚——埃及联邦的示威，被一所中学开除，给赶到了费赞沙漠里。大家知道，他对纳赛尔着了迷，把纳赛尔的演讲都记熟了，碰到问题就到这些演讲中去寻找解答，也不管他的问题跟纳赛尔当年碰到的问题如何不同；大家也知道：他感到埃及的每个挫折就是他自己的羞辱。

有一次，他回忆起他组织和领导他的高中同学进行支持纳赛尔的游行时说：“我到各个商人那里去要布来做旗子，又在街上写标语。我总是穿着贝陀因的长袍，脸是遮着的，因此，当警察来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说，我只是一个游牧民。”

卡扎菲在十九岁或二十岁的时候，在班加西进入军事学院，在十多年前纳赛尔组织阴谋集团推翻法鲁克国王的启发之下，他立即组织“自由军官”的秘密社团。革命指挥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几乎都是卡扎菲在军事学院的同班同学。

在学院里，他逐步地争取他的同学参加革命事业。每一个班级又使下一个班级革命化。卡扎菲说：“我们决定，当我们争取到利比亚军队中军官的一半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革命了。到了1969年，我们争取到了这个数目。”

卡扎菲毕业于本世纪六十年代初，但继续在伊德里